

凝眉

他和她走下车。站台上熙熙攘攘的人守望在那里。没有人向他们看上一眼。

他们停下脚步，看着列车消失在金色的反光里，只留下无底的空白。

“所以……新见和五反田他们呢？”高桥问道。

“他们？他们不会来了。”他想了想道。“他们来过这里。”

她点了点头。

“走吧。”

他握住她的手。

他们费力地拨开人群。等他惊觉的时候，那只手已经松开了。他张望着伸长了脖子，似乎想在人海中辨出她的身影，却像极了在水中捞月的猿。

出得车站，迎面便是阵阵狂风。雪浪排空，秋云怒卷。眼见得风越来越大，他跑向公交站，赶上了去往营口道的车。街上行人寥寥，许是都躲进路旁的小店了吧。

离码头不远的地方，他看到了一个女孩，头发披散在肩上，斜挎着包，朝着风来临的方向走去。他只是瞥了她一眼，很快就失去了兴致，目光投向前面的世纪钟和几幢小楼。

高桥匆匆地走着，不安地环顾着周遭的一切。她大致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。风卷着沙砾扫过，不舍昼夜。她略略低下头，眼中只有脚下的路。

他闭上眼，眼前突然又浮出她的音容。他抿起嘴，知道这里没有白来。他一定能遇见她。

地铁站门口的长椅上，一名穿着 X 中校服的男孩倒在那里。不断地，有的人指指点点，有的人掏出手机，更多的人就擦身而过，一如他们的来时。人们围成一圈一圈的波纹胀缩着，像吞吐的白鲸。

救护车很快赶到了。几个人没等停稳就跳下了车，确认那个男孩还活着，便麻利将他收拾好，三下五除二地抬了上去。车呜呜叫着开走了。

波纹抖动了几下，接着便是轰轰烈烈的溃败。起身，他跌跌撞撞地远去。

尽管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，他的足迹却惊人地笔直，就像大地在随着他的步履而偏移。

他捡起地上散落的酒瓶，正要往嘴里灌，又哐地摔碎到了地上。水流像蛇一样沿着砖缝汨汨爬去，留下属于他的未来。

雾开始落下来。

他偷偷走到她的身后，一把蒙住了她的眼。她象征地挣扎了几下。

他很快松开手，向后退了几步，眼里映满了她的影子。

“还是找到这里了啊，”他笑着说。

她白了他一眼。

他揽住她的腰。皎皎清光透过楼梯侧的窗，洒进空无一人的走廊里，散着幽沁的香。

他和她坐在跑道边，说是要等着，等最后一片云霞沉寂在地平线下。时不时地，他们凑在对方的耳边，轻声低语；欢谑声里，沉沉的烟火灿烂着，像雪染成的白绫。风打在他和她的肩上。

那片云明明随风飘摇着，却迟迟没有离去。月亮不息地转动着。缓缓地，他和她之间像是有些什么，成片成片地生长着，拣尽寒枝。

像一束一束的光。

果然还是偏离了啊，他无声叹道。错过了那一瞬，就算过后再怎么努力，就算你已拥有了一切，你如履薄冰，你不敢高声语，你尽力维护着原样的展览馆。殊不知时间没有负半轴。**你再也回不到从前。**

他闭上眼。那时他想了太多，他不知道孰对孰错，他不着边际地猜着，就这样过去了。后来他迷途知返，却已无路可退。

“今天……月亮好好看。”他睁开眼，看看天，又看看她。她也望向天空，微蹙眉头，显得有些诧异。大概是没有感到什么分别吧。一湾再普通不过的月亮，撒着空灵的光。

她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。

他的目光没有移开。她怔了怔，略略偏过头，唇角勾起一个弧度，又回过头正视着他。

远处传来一声巨响。

他回过神，发觉视野的凝滞。她的眼里似乎闪过了一道意味难明的神采来。他没有看清，可即便他看清的话，他也一定会以为那盈盈秋水里，映着的是他自己的影子。

一如她方才的浅笑，一落在他的眼里，便似料峭雪峰陡然塌落，绽起了明媚的飞光。

贪、嗔、痴、怨，爱别离，求不得。

世界的走向尽管去变吧，他想。连过去都错过了，还谈什么未来呢。

他已经无路可退。

他堵住了她的唇。接下来的事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抹去了，他试着撕开那层薄纱，也终究只能看到未来的投影。两个人滚在一起。一朵血梅葳蕤绽放。

生生繁华于枯萸，萋萋空翠自灵犀。辉星皓夜苍千顷，此宵风醉月舞萤。

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在一片山水里。满川的红叶簌簌飘落，

尽是离人眼中血；他拼了命想要醒来，却像陷在了无垠的沼泽。他只好回到梦中，描绘了她的远去，宛若降兮北渚的帝子。后来他才发现，原来是梦里有个小人拦在他的面前，死命拽住了他的脚，怎么也不愿意长大。

他离开了那个地方，却不知是怎么做到的。一如来时。她早已不在他身旁。他觉得很可笑，明明是亲手缔结的世界，却如同活在梦中。

他原以为能找回他失去的东西的。可他反倒又丢失了好多；她和他的一部分永远地遗失在了那里，遗失在了那个无法企及的角落。他的脑中一片空白，任由身躯驱使他穿过影影绰绰的人群，已分辨不出哪个是她，哪个是熟悉的陌生人。就连残存的记忆，也被那一部分所吸引，渐渐从他的意识里剥离。他说不上来自己究竟后不后悔，也许是不吧；他攥着唯一的烛火，走遍了无数的银幕，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在烛火也最后熄灭了。或许也是新的开始呢，他想。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登上了来时的列车；随着车向前，一寸一寸的大地像是耗尽了最后的力量，轰然坍落，正如他刚刚所见的，沼底尽头的宫殿。一点一点的萤火在空中翻飞，散化为繁星点点，连同他的碎片，连同他和她的一切，连同那最后一丝烙印。他最后一次忆起她的身影，载载然在那里，迎上他的目光，嫣然一笑，胜过一切盛放的花。窗外像是有什么在呼啸着：他试图回想起，却早已飘散如烟。他不清楚何时何地，抑或是每时每地也未可知。阳光贪婪地闯了进来，不放过每一处罅隙，洒在她莹莹的脸上。她抿起唇。他倏地站起，眼中却已被水雾弥漫。

远处，站台已隐约可见。他探出车窗，像是要看些什么，却终于没有看清。他揉了揉眼，却想起无泪可流。

他沿着来时的路走去。路旁的烧烤摊上，他看见了新见、五反田、三谷，和其他几个人聚在一起，畅谈着过去，也畅谈着未来。

他们看见他的到来像是很惊讶。新见从隔壁桌搬了把凳子。他们团团围着坐了。

“你一个人回来的？高桥呢？”新见开口问道。

“高桥是谁？”他问。

“没事了，”新见道。“记错人了。”

“……哦。”他没再说话，抓起烤翅啃了起来。其他人也恢复了先前的样子，觥筹交错，起坐喧哗。

“还是……要回去吗？”五反田问道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……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”三谷道。

“哦。”

沉默。

“……这是在威胁我吗？”他擦了擦额头，问道。新见点了点头，出人意料地。

“你非要说……算是吧。不过我们不拦着你。”新见又拿了串烤

鱿鱼，“还是那句话，我们是真心在劝你。”

“心领了，”他略一拱手。

“又是有非去不可的理由呵……”新见向后仰去。工藤擤了擤鼻子。

他们对视了一会。

“一直向那边走……走到头右拐。就在那里。”半晌，新见像是放弃了努力。“注意安全。路上不再像以前那样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夜很快就深了。他们相对无言。

他站起身。

“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吧。”上原举起酒杯，微笑致意。他也笑着回礼。

“那么……再会。”他背上书包。

“再会，”他们齐声道。

他匆匆地走了。他知道有人在向着他拼命地挥手，求他千万别去回头。这都不要紧了。

他走着他的路。

路旁的景致从原野过到了黑白。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前方，像是看到了那隙天边的裂痕，一针刺下便能渗出殷红的血。

他循环着刚才的会晤，其中一定有他遗漏了的东西。一张张面孔纤毫毕现，如在目前，像老式的放映机吱吱作响。他们倒是相信着未来，可最终却不是失去了自己的名字，就是去往了另一个世界。

他惊醒过来，已经站在路的终点了。前面是一堵砖墙，并不够高，却足以屏蔽他的目光。他在路口踌躇了许久，近乎能猜出墙后的场景了。那里只有最纯粹的白天与黑暗，只有最清白的绝望与梦想，只有最纷乱的花雨与黄沙。一定是的，毋庸置疑。

可他收回了心思，径直向右走去。另一个方向上，几个外国人举着摄像机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。章老师不断点头回应着，又重新扛起了金箍棒，周而复始。汗水浸湿了他的猴毛假发。

到那边先去找鲲吧，他想。他一定会带我去找他们的。还有 C 和 Betsy.....他们究竟走到了哪里？他们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？他们能不能触及心底的奢望？他们.....

我放下笔起身。远处，天塔像是响应着节约的号召，灭尽了全部的光亮，徒留名姓载孤舟；可年年相望的月亮却好像觉悟不高的样子，仍旧卖力地将别人施予的光又施予给每一个角落，照出了掩映的层云。广寒悠悠，遗世独立，羽化而登仙。

我坐回书桌，对着摊了整整一桌的草稿，却迟迟无法下笔。我想到笔下的一个个人物，他们在既定的旅途上孤独地跋涉着，却一直希冀着另外的一半，愿前路交织在一起。他们有的孑然一身，却并不孤独；可更多的纵是莺莺燕燕，孤独却已渗入骨髓。不过至少他们都以

相同的方式来到了终点吧，无论孤独与否。他们本都有无限的可能。

我在纸张间左右横跳，眼前似乎看到了那位主人公，孤独地走在沼底的路上。其实……他已经消失在了他毁掉的那个地方吧。他终是要和五反田他们一起，就像 1944 年东京的居民，分不清哪一个会最终降临。想到这，我不禁笑了起来，眼里噙满了泪花。

高桥几个留在了沼底的尽头；章老师留在了中美合拍的现场；C 和 Betsy 留在了一个又一个的迷宫：人人都有光辉的未来吧，又或许人人都没有了未来。白骨如山忘姓氏，无非公子与红妆。

我合上手稿，想起还有两个月就要退役了。我关灯躺在床上，沉沉睡去，梦中看见了初生的朝阳，携着金色的流光，照亮了无边的黑暗。

(完)

2020.11.8

2021.6.29

2021.9.8

2021.9.20

2022.7.14